

海 的 渴 慕 者

偃 工 著

民智書局發行

1924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一日出版

(定價大洋五角)

海 的 渴 慕 者

版 權 所 有

著 者 佘 工

發 行 者 民 智 書 局

印 刷 者 民 智 印 刷 所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坊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九十至九十一號

民智書局

序

佷工將他的小說集第一輯印刷稿寄給我，要我在卷頭寫些甚麼作序。

與佷工別，已三年多了。當我們在一處時，曾相約從事創作。自愧疏懶，兼以無謂的矜持，偶有所得，亦隨作隨棄，不敢示人。而佷工在這幾年中，却能從多忙的教師生活裏發表了這許多篇的作品，並且還不斷地正在繼續創作着。在新作家之中，佷工比較地可算是創作力旺盛的人了！我很以有佷工樣的朋友爲榮！

集中的作品，原是我所隨時見到過的。此次全體重讀，覺得印象比前更深了許多。論到文藝上的意見，我和佷工原一向不甚一致，佷工是人道主義者，他的作品，也不失爲人道主義的作品。記得佷工第一篇的小說是瘋人，過了不多幾日，又發表了一篇看出殯。我見了那篇看出殯，在我的趣味上，以爲遠過於瘋人，曾寫信去表示我個人的贊意。這時我在杭州。瘋人和看出殯相差沒有幾天，都可以算是佷工的處女作，裏面却包孕着兩種不同的文藝上的傾向的萌芽。（至少在我看來

如此。可是在這以後，偃工專向瘋人那一方向發展，并且竟發展到像海的渴慕者那樣地深，於是偃工遂成了一個人道主義的作家了。

故鄉連年的戰禍，遍地的匪難，大家庭的糾葛，愛女的天折，愛妻的沈疾，以及種種人間社會的不幸不平，都不是嬰兒性未泯的偃工所能淡然身受日觀的。偃工的歸宗於人道主義，蓋非無故。他的作品，簡直就是他對於一切迫害的直接的叫喊與抵抗。作中自題材以至主人公的思想，無一不染着憤世不平的色彩，帶着狂叫改革的調子，情緒的熱烈，儼然像個說教：這在一般的人道主義的作家，雖是普通的風格，而偃工爲特甚。有許多地方，很像北歐作家的作品。

因了文藝上見解的不同，一作家的作品，不能一般地被人欣賞，這是真的。但無論文藝上的見解怎樣不同，作家真從肺腑中流出的作品，決不會被人鄙視，這也是真的。我相信偃工的作品，在現任的文藝界中或許不全被人欣賞，至於被人鄙視的事，是不至於會有罷，因爲是從真肺腑流出的緣故。

一九二四年三月雪夜

丐尊記於白馬湖平屋

海的渴慕者目次

序

瘋人

罪過

看出殞

故鄉

夢

看禾

神已祝福了他了

小孩底哭聲

醫院裏的故事

目

次

前途

黃昏

幾篇不重要的演說辭

命運

脫離

故鄉帶來的禮物

海的渴慕者

隔絕的世界

家風

瘋人

我們吃過午飯，漱過口，洗過手，便往戒嚴司令部去保釋一個無辜被捕的同事陳君。由南門進城，近司門口，漸覺遊人擁擠不堪。原來這司門口是一個賣兒童玩具的處所，今日又是元宵佳節，賣的買的，都來趁這一場兒，所以遊人愈見其多了。我同悟生一面在人叢中慢慢地走着，一面四處觀望，只見男的女的大的小的牽牽扯扯地，擠來擠去，那牆上掛的一些紙紮的魚呀，蝦呀，船呀，龍頭呀……等等的花燈，紅紅綠綠鮮豔奪目。賣輕氣球的，賣荸薺及各色水果的，高聲叫賣，鬧個不休。擠過司門口，行走的人漸漸地稀少了。忽見遠遠來了一個人，衣服狀貌都很奇怪。「你看！」我對悟生這樣說，手指着那人。

『那是瘋人！』悟生同我——很感歎的樣子。

『瘋人？』我一面很詫異地向着悟生，一面注視那人。看他的光景，大約是一個三十來歲的人，一身很骯髒的衣服，積年底灰塵同油湯滲和了融化在上面，淡白的陽光反射成一種暗紅的板綾

色；手中提着一個破舊的東洋式皮包；口內喃喃發出一種若奮似怒的聲音，好像有很多不平之氣在那里一五一十地對人訴說。

悟生說：『呃，是的，而且他底歷史，我也略略知道一點。他姓唐寶慶，他也曾進過測量學校，也曾出過東洋；你看，那個東西不是留學日本的證據嗎？（說着，指着那破皮包）并且他曾在貴州辦過事，原來是一個很能幹的人。』

『那麼，怎麼瘋的呢？不知道受了一個怎樣猛烈的刺激哩！』

『那一——我可不知道！但聽旁人說，他見人就罵，又每每向人要錢；抱着一床被子，到得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睡去了……』

『真的呵？』我歎息地說。

『真的！真之至——你看——（那人已經過轉在我們背後了）他那個樣子，可不是在那里罵人似的嗎？』悟生這樣說；回過頭來指着他，我也回過頭來望了一望，但他已差不多隱在人叢中看不見了。

我同悟生低着頭向前走去。

「咳！他，刺激一定是受了的，但是……」悟生很興奮的說。

「自然，這樣的社會……」

「這樣的社會，所給人們的教訓，除掉瘋狂，簡直不能容別的什麼存在一點；但是這類的人底意志已經降了一級了……」

「怎見得？」我急忙地問。

「沒有堅忍和奮鬥的能力。」

悟生說着，又急忙調轉語氣來說，「不過拿現在這一般卑鄙醜

陋的人們，比較起來……」

「你看，你聽他所說的話。」

我指着另一個人，打斷悟生的話說：「這又是一個瘋子不是？真

奇怪！」

一個人口裏滔滔不絕地說，挨近我們底身邊過去了。後面跟着一大羣的人——大人和小孩

子，男的和女的——各人所有的眼光，都聚集攏來，直射在那一個人底身上。只聽見那人接連用力

地說：「昨日也算了！再昨日也算了！明日呢？還有再明日呢？哼哼……哈哈……」

「真的，這竟又是一個子瘋呵！」悟生繼續說：「但我想——這類的人——瘋子——總比一班不自以為瘋，卻夢夢然過了一生的要好得多哩——我簡直可以這樣說……」

「唔，怎樣？」我注視他說。

「我們簡直可以說，現在人們所認為瘋人的——這瘋人，我以為是人類本來的，真的，心裏底發現，這是地底肖子，這是好人，不但是好人，而且可以說佢們是「達天德」的聖人。佢們底人生觀很真確！至當不移！現在的人們，就是不自以為瘋，卻夢夢然過了一生的人們，都是把佢們，佢們底自己建設在一個極虛偽的基礎上，這個基礎，實在不穩固得很！」

「真的，真的……建設在一個虛偽的基礎上是不行的！可是到底不知道是現在的人們底生活錯了，還是現在的人們所認為瘋人的人底那種生活錯了？這個問題，瘋人固然不知道，就是一般不瘋的人又何曾知道！這——倒是一件無可證明的事實，而且沒有證明的可能性的。因為我們，我自己，都錯生了在這個無可證明的窩裏：你說瘋人錯了嗎？你又不是瘋人，哪里證明得出瘋

人底錯悞！你說不瘋的人錯了嗎？又誰都陷在這個錯誤的坑底裏面。你看這……

「這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

「對了！惟其不可思議，所以我們必得要加緊地想想……」我一面回着他說，一面不知不覺地把頭低下去，看在地。我底心泛來泛去，忽然落在一個很遠很久的事實上面。我忽然想起我自己小時，在家塾裏讀書的時候，有一天偵得先生不在，一般兒童，聚將攏來，分派誰做大將軍，誰做二將軍，誰執旗做前導，誰拿竹蔑做成的鋼刀做後護，紙做的三角形旗，和竹筒做的喇叭，都是先時預備好了的。將軍手拿着指揮刀，背上負着令箭，用三人站成品字形，後二人把手搭在前人肩上，當做大將軍駿馬，大將軍騎在上面，把指揮刀一搖，前後各人，呵的呵，喊的喊，一哄到街市中，擺來擺去，不知有多少威風哩！正玩得出神的時候，先生來了，「書也不去讀！只顧玩把戲，怕是瘋了不成！少了一頓打哩！」先生高聲地罵着。一羣小孩子，見了先生，已經嚇了一大跳，況又挨着罵，哪里顧得什麼大將軍二將軍底指揮，自然，一溜烟也似地跑散了。這差不多是我聽着「瘋」字底破題兒第一回，但是我終覺是一個沒有看見過真的瘋子底人，所以很不以先生所說的話為然。以為先生底話是錯。

了，是欺負我們小孩兒的，不然，都是清清楚楚的一樣的人們，怎麼又要分出誰是瘋，誰是不瘋呢？

我又想起我小時候，還有一次，看見一個少年女子，衣也不着，褲也不穿，赤裸裸地只終日站在淺水的塘，或河中間，現出半身來，笑嘻嘻地望着圍觀的衆人唱着：「你穿的是布，我穿的是水，你們愛呵！」

的歌。看稀奇的人，站在堤岸上，圍成一個圈兒，日瞪瞪地望着伊，做出一種怒笑的聲音，大罵「瘋婆，瘋婆！」……這差不多是我看見「瘋人」的第一回。但是究竟不明白瘋人這個「瘋」字底意義是

什麼？所以後來我想——一直想到現在——「瘋」底意義，到底怎樣解釋？老先生底話，果然是錯

了的嗎？何以見得是欺負小孩的呢？一般的人所怒罵那女人的，果然是一點不錯嗎？難道一般

的人，就完全不欺負一個赤裸裸的女子嗎？我爲得這一個字——瘋——我仔細地想了，一直想到

現在，看見剛才過去的那兩個人，聽到悟生的話，更真地感到人生所有的虛僞和錯誤，已經走進了一個深不可測的頑鐵鑄成的山洞底下……

『已到了司令部了。』

『哦』……

我抬起頭來看去，果然到了。

一九二二三四。在長沙

癩

人

七

原书缺页

晝夜」的話嗎？伊死了以後，伊底母親，哭得怎樣，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此刻已經沒有淚珠可滴了，除了心臟很緊張地震動。

「伊底死，是因為病的天花？是因為醫生不好，吃錯了藥？是因為伊底壽命合止六歲？是因為伊是一個厭惡生來者？……不！決不，伊是一個活生生的，怪可愛的，天使似的小孩兒，生死底意義，伊簡直一點都不明白，而且一點也沒有顧及。伊活着的時候，是如人一樣地活着；可是死的時候，却也就受盡生來所有的苦痛和悲哀；伊底身體腐爛，現出生紅的血和肉，發出一種腥臭的氣味，除了伊底母親，沒人敢近前去撫摩，餵藥；伊底很淒慘的呻吟，除了伊底母親，沒人敢聽；——就是伊底母親也夠受了！——伊底口，掙着最後的力呵攏來，呵着，伊心想把世界上底空氣吸到伊底口裏，同不可以理喻情動的「自然」作最後地爭鬪；伊底眼睛盡力地朝上去，望着伊母親；一雙小抓兒顫顫地伸出去，想去弄伊母親底腮窩！可是不行了！「自然」不叫伊把伊底愛留在伊母親底腮窩上，却把一切不可堪的人生底苦痛，悲哀，包着伊，伊底最後的，口底呼吸，眼底瞪着，手指底一伸！「唉！一個不幸的女兒死了！」可是伊底父親哪里知道？要是不到此刻——已過了二十天——接到這一封信。」

他一直這樣地想着，便把一封信放在桌子上面，往後一仰，靠在椅子上，眼珠直注着那電燈底光，停一會，又把眼珠底光線移到牆壁底四週，又移到桌上底筆，墨盒，書……底上面。滿眼腔珠底淚兒也就滾下來了！

『唉！我為什麼要生伊？不！殺伊！完全是把伊活活地殺掉了！但是伊畢竟生了。生伊的時候，哪里想到伊會病？哪里想到伊底很短的一生，就會受盡了人生永久的苦痛和悲哀？更哪里知道伊底所以生，就是伊底所以死？伊生了已經有六歲，可是伊看見伊底父親的日子，最多不過三個暑假底日子那麼多。而且前年暑假，我在家的時候，伊也曾從沒有那樣病過的病了好幾天。那一次的病，雖然很沉重，可是伊底父親在家，也就竭力地診好了。人家說：「女兒養大，值得什麼……」』

『生是人類底必走的道路，而且是人類一種最喜悅的迷執；可是這麼一來，死也就不可避免了。這個見解在人家方且以為很迂闊，但我底女兒，却已親自嘗到這種意義底奧蘊；雖然不明白。我相信「死」雖是一條不可逃避的坦途，但我覺得「生」終是一種罪過；不幸暫時地生了，又不幸永久地

受盡了人生底苦痛和悲哀死去似我底女兒一樣，尤其是罪過，何以要生伊呢？不生也可以嗎？有人說『生是上帝底慈愛！』那麼，苦痛呢？悲哀呢？同伊底父親相見的日子很少呢？以及不可避免的死呢？……也是上帝底慈愛嗎？『不是！這一定不是！』有人這樣地回答我。然而我底女兒，伊已竟真的碰在這個『不是』的岩石上面，不可挽救了。上帝底慈愛嗎？何曾感到一點……

現在他，不能想下去了，『罪過』這兩個字，已竟充滿了在他底腦子裏面，幾乎沒有回旋的餘地。現在他不能再想下去了。他又把信從頭至尾看了一遍，轉過頭去，呆呆地望着那窗上底玻璃，傾耳聽着那外面底風呀雨呀所零落在那方萌芽的柔嫩的細草和小枝條上底簌簌的聲響。

一九二，三十一，於長沙